



皇墩程先生文粹卷之十三

序

道一編序

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致也不知者徃徃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于門人記錄之手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邪以今致之志同道合之語者于其文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致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為己之功於其高弟弟子揚爾流煥舒其衷燮之流拳拳敬服得學者徃賓之席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蒂異同之嫌茲其為朱子而後學所

不能測識者與齋居之暇不自揆取無益七書爲
湖三詩鈔爲二卷用著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未定
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釐爲三卷而
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
夫疑信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有
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
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殆出于南軒東萊之右
顧不攷者斥之爲異是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
者哉此予編之不容已也編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
之說以爲於朱陸之學蓋得其真若其餘之紛紛者
殆不足錄亦不暇錄也因總命之曰道一編序而藏

之

新安文獻誌序

新安在國朝爲畿輔踞大鄣山之麓地勢斗絕視
他郡獨高昔人測之謂其地平視天目失而水之出
婺源者西下爲鄱湖出休寧者東下爲浙江其山川
雄深若此秦漢以來多列仙意猶不足當之於是我
開府忠壯公及越國汪公前後以布衣起義旅坐全
其土地民人于禍亂沒而爲神千餘年不替益靈迨
中世則休寧之程北徒洛而得兩夫子婺源之朱南
徒閩而得文公嗣孔孟之統而開絕學于無窮其人
物卓偉若此一時名公碩儒與夫節孝材武遺老真

援之屬文煥乎簡編行播乎州里而紀載之書散出無統有志于稽古尚賢者蓋屢屬意焉然或自秘而失于兵燹或據所見而為之詳畧讀者不能無憾也齋居之暇竊不自揆發先世之所藏搜別集之所錄而友人汪英黃甫王宗植暨宗姪隱克亦各以其所有者來餽參伍相乘詮擇考訂為甲集六十卷以載其言乙集四十卷以列其行蓋積之三十年始克成也嗚呼宣子聘魯而嘉周公典籍之大備孔子說二代之禮而嘆杞宋之難徵則生于其地而弗究心于一鄉之文獻非大闕與凡吾黨之士撫先正之嘉言懿行萃于此發高山景行之思而日從事乎身心由

一家以達四海使言與行符華與實稱文章德業無愧前聞又進而誦法程朱氏以上窺鄒魯庶幾新安之山川所以炳靈毓秀者不徒重一鄉將可以名天下不徒榮一時或可以垂後世而此編亦不為無用之空言也哉

梁園賞花詩引

京師養花人聯住小城南古遼城之麓其中最盛曰梁氏園園之壯冊芍藥幾十畝每花時雲錦布地香蕙蕙聞里餘論者疑與古洛中無異成化戊子春夏交予以詩約同寅汪伯諧彭敷五倪舜咨李賓之宋爾章五太史及同年張汝弼駕部偕為茲遊是日諸

君子以予詩分韻各當四章而飲宴歌呼相與竟日
故詩或成或不成或半成既歸久之而詩案卒不能
了也癸巳之夏再往遊焉會者同年商懋衡陸庶伯
李世賢三太史章元鑑張天瑞二給事復以向所零
韻各分四章而詩之所得畧如戊子蓋更兩會卷弗
克成豈景物之都未易以盡而亦出於休沐之際奪
於匆遽之餘將為樂不暇故莫能役志於斯邪弘治
戊申冬予被放還江南東裝而得是卷念當時遊者
惟伯諧舜咨賓之庶伯世賢五人者在而天瑞出佐
外藩敷五汝弼爾章懋衡元鑑皆已作土中人感歎
久之輒請五人者或重書或補作而向之卷始成蓋

自戊子至戊申俯仰二十一年矣辛亥之夏山居病
起因命童子曝書冊繙閱之際此卷在焉追想
帝都風物之美與一時朋游之盛不可復得而予之
去國又三年矣撫流光之易邁嘆佳會之不常序而
歲之姑紀歲月云爾是歲五月二十有一日留爰道
人程敏政克勤父書于水南山房

竹洲文集序

昔我兩夫子倡此道于河洛間門墻之士比于鄒魯
蓋自龜山三傳得文公朱子自上蔡三傳得南軒張
子而東萊呂氏自榮公以來世受程學一特及門者
與河洛相望若吾邑竹洲先生吳文肅公其一人焉

先生初在太學即有志當世而於俗學之陋蔑如也
龍川陳公稼軒辛公歲奇其人而友之先生蓋不以
自足又與止齋陳公水心葉公石湖范公上下其議
論而參請于東萊為歸宿遂舉紹興二十七年進士
第歷官知邕州時南軒方經畧嶺右而先生獲受教
焉既終更南軒薦之朝手書論語之剛中庸之強孟
子之勇三章為贈又以胡子知言相付曰此程氏正
脉也先生之當對也即上論天下大計在恢復朝廷
大事在近習不當與政其言甚壯南軒書報文公稱
其忠義果斷而文公亦曰聞其對語不苟真不易得
然獨恨世之不能盡所長而用之也晚見知孝宗寔

鄉用矣先生以親老固請為崇道祠官以歸築室縣
南竹洲上學者雲集先生一以所聞于南軒東萊及
文公者轉相授受蓋自南渡以來號多士必曰乾淳
而左右私淑若先生輩實與有力焉先生既沒曾孫
資深始哀其遺文為二寸卷上之得易名之典其費
數更板刻亡矣今十世孫亨始取家藏本嗣刻之其
從子俊來屬為之序走觀其間彙次欠審恐不足以
盡先生之大致因重加校訂以授俊而序之曰嗚呼
是豈可以才人韻士之作例視之哉本之嚴正之資
濟之明碩之學故其見于言者皆民彝物則之餘而
無枉已徇人之意蓋其所得于先正者粹且深矣先

生之道既不獲行于時地遠位下又不獲登名史冊
獨其往返之札稱詡之詞見于考亭諸書者昭如日
星不可掩也四方之士取而讀之因其言語文字之
所存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使河洛之墜緒可尋而
斯道不為空言于天下則如先生之文亦何可少哉
雖然今去宋遠矣文章道德之士與先生相後先者
計多有之而不得如先生有賢嗣人引其遺響于無
窮不又可慨也哉走程氏遠裔幸與先生皆出文公
之邦而於斯文獲與討論之役不揣蕪陋僭書其事
以諗觀者如此先生初名偁字益恭以避國諱更名
做世居休寧上山其兄俯字益章仕至國學錄亦有

文一卷附其後云

丘先生文集序

文之說何昉乎蓋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
謂之文文者道之所在也故見于上曰天文見于下
曰人文見于世煥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
中古以來指操觚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操觚
染翰者可盡然詩書所載詞命之作雅頌之篇類非
偶然卒爾者可辦而孔門亦有文學之科蓋道術未
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末茂詞出而文成正大光明數
塗條達見于治則民格著于教則民孚所謂吐詞為
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漢毛公董子之徒始以經術

名而鄒陽枚乘之流乃專以文顯遷固亦從而稱之
蓋以操觚染翰為文而別於經術昉此日寢以盛而
瀾倒乎隋唐之間雖一二名世鉅公知文不止于是
亦畧見道之彷彿矣顧一時談經者專訓詁為文者
尚聲律而上之人又以經義詞賦更迭取士其遠于
道一也至宋而程朱大儒者出斯道復明曉然示人
以徒文之不足濟物然不得任道揆之重于斯世則
亦安能盡刊其故習而卒反之一旦哉蓋經術文章
之流弊甚矣不得已而為說以通則若之何亦獨曰
為毛董而不為鄒枚為韓李而不為燕許為歐曾而
不為楊劉為陶杜而不為徐庾温李則亦庶幾可以

廣道術求不倍于孔門而後可乎走不佞嘗以此質
之瓊山丘公先生先生是其言以為知道然走實不
足與于斯也先生門人翰林吉士蔣君冕及其嗣子
太學生敦輯先生平日詩文為若干卷間奉以視走
請序其首簡走讀之累日得其大端而嘆曰何其養
之深而出之需然一至此哉先生嘗為走言世之作
文者類喜煅煉為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咸剽竊以
為工不識周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于世無
補于世徒工奚益故予平日不欲以詩文語學者其
言如此蓋先生惧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惧
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文正綱之作惧學者之明

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
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洽文教而致吾
君子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
使道不為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
不可誣也顧此集雖出於所學之緒餘然閑肆而精
醇明潤而雅潔究太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乎粲然
將上班于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間視世所謂訓詁
之陋聲律之卑殆將揮遠之而以為羞道者矣所謂
一代之豪傑若先生豈多得哉先生名濬字仲深世
居瓊山起進士甲科歷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累進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名位之崇聲華之美固不可
謂之不遇而士望尤未滿焉然則天下後世求以知
先生者著述具在而此編輔行亦不可少也走辱知
先生也深又同事經筵史局獲副詹事府與僚采之
末故因冕與敦之請序先生之集而極論文之所以
為文者如此

湖上青山詩序

中世以來大道隱而人慾滋士之高者或汲汲乎貪
生其平者乃戚戚于身後死生之際蓋不足齒於是
有幽貞之士出其間服韋茹素終其身不棄其所有
于己者視死生為旦暮全而歸之不公其所受于天
者若晉陶淵明自為說詞唐司空表聖預作琴館歌

飲其中而宋林君復亦有湖上青山之句其迹若奇
其人若達然高風遠韻流傳至今殆庶乎古之所謂
逸民者豈常情之可識哉越之山陰有隱君王晉菴
和甫當正統甲子之歲放遊鑑湖上得佳境于亭山
朱家壩之原布席而偃卧其地曰樂哉斯丘命其子
鎮之曰死必葬于是仍用和靖詩語題諸墓曰湖上
青山小子識之明年隱君卒奉以窆焉鄉人士多誄
歌之者後四十餘年中子侍御君明仲舉進士入官
于朝得賜恩贈隱君文林郎監察御史所謂湖
上青山者燁然有光矣既又請于縉紳續書其事凡
得若干篇而吾友定山莊君孔陽序之侍御君恐久

而散軼因刻梓以傳值方奉詔董學政于南畿行
部至新安復以序見屬焉嗚乎聖賢遠矣其學百出
而有所成以自見者蓋不能盡同要之其生也不以
外物動其心而死不失正焉固士之難得者與隱君
之少也以父疾而輟舉子業存致養沒致禮斷鄉曲
之訟而斥餽金不孝者見之改行而餘慶是以成其
子其所學固善而所養不亦克乎原其始而不貪生
以自愚要其終而不畏死以自誅有以哉淵明表聖
之節偉矣君復生修靡之鄉操可以富貴之具乃退
然與寒梅野鶴自放于湖山而求和答于樵人教子
以為樂其人品高潔宜為一時諸公所敬屈而死學

聖賢之學者哉隱君系出侍郎凝之書符永和家法
更喜吟詠而獨愛君復之詩其所成者計將由是而
與表聖淵明神交百代之上用以愧夫沈酣世網詩
道以濟其愆者則夫幽貞之士世豈可少而此詩豈
可以無傳哉雖然湖上青山固隱君之身所託以存
者侍御君清才積學歷官有聲不愧瑯琊世胄而後
此所立益遠且大是又隱君之心所託以傳者故誦
其詩尚論其世為群玉之先驅焉

松蘿山遊詩序

松蘿山在吾休寧縣北十五里號幽勝予十年前嘗
一遊焉每以為未愜暨南還值抱病連歲不克往弘

治壬子春銳作一行而雨連月亦不敢必也莫春廿
一日忽霽天氣清和人意甚適乃以詩約縣庠司訓
黃倫汝彝鄉進士張旭廷曙而同遊者五人陳榮天
爵詹貴存中胡昭靜夫及族人正思用禮天錫敬之
侍行者三人弟敏亨及子壘姪塏也或馬或輿聯翩
出松蘿門而東折北過石羊干崇岡複壠麥香襲人
桐花盛開如雪而紅紫則不可得見矣行七八里松
蘿水一脉演迤兩山夾峙盤迴斗折入益深境益奇
每一折即古松盤踞恠石錯立飛泉淙淙水禽交交
蔚有殊意疑所謂蘭亭武夷者正復如此而已行又
七八里抵山麓古佛菴在焉與客小憩解衣登山引

馬四望聯峯屬嶽者莫知其所窮第聞樵斧聲丁丁
與礪谷相應而畊者漁者隱顯出沒于煙雲虛落間
相顧恍然疑與世隔乃據松下盤石而坐呼童子掘
一筍作茶供聯句一章還飲小閣心曠神怡如有所得
而忘其登陟之勞酒半限韻各一章興發而別有所
出者不禁已而夕陽冉冉過山背汪氏亭子適當路
中復邀飲數行日益下乃出山途中有作或和或否
亦各取適而已惟汝彛遊最勇詩最工予輩不及也
昔羊太傅鎮襄陽病不得謝每至峴山至於泣下然
有所如往賓佐皆從茄鼓載道貴而好遊者也柳柳
州在謫籍搜抉巖藪幾無遺勝其序所會者謂皆太

半不遇之人困而好遊者也予不佞挾冊入官所典
者矜局得早休自適無羊公之顯且絀吏議荷

天子恩不加竄殛而遊不出其鄉所與遊多一時寓公
里族之賢者子弟相從為樂孔嘉無柳州之困則斯
遊也亦不可不自幸也雖然子朱子平生好佳山水
嘗請納官于朝願為白鹿洞主領泉石是豈直遊而
已哉遠眺望以玩心于高明法仁知以適情于壽樂
皆自山水發之則吾之遊也方自此始觀者無謂其
荒于嬉而不足與進于聖門也哉遊之明日書倡和
詩為一卷序而藏之

西山先生真氏文忠公嘗撫取聖賢格言為心經一卷首危微精一十有六言而以予朱子尊德性之銘終焉走每敬誦之蓋儼乎若上帝之下臨聖師之在目也然猶疑其注中或稱西山讀書記而凡程朱大儒開示警切之言多不在卷意此經本出先生而註則後人櫟入之故邪齋居之暇謹為之叅校且附註其下而識其首曰嗚呼人之得名為人可以參三才而出萬化者以能不失其本心而已顧其操縱得失于一念俄頃之間聖狂舜跖於是焉分其可畏如此古之人所以為涵養檢防之計者至不敢撤琴瑟而廢箴儆于左右使體立用宏顯微不二用底于希聖

希天之極功有以也性學不明人心陷溺寄命于耳目騰理于口舌狂瀾莫回變恠百出將有淪于異類而不自覺者此先生之所深悲而心經所由述也然則學者宜何所用力而後無忝于人之名哉蓋嘗反覆紬繹得程子之說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又曰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直內是本朱子亦曰程先生有功于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然則是經所訓不出敬之一言故附註之中特加詳焉豈敢以是求多于先生之書哉圖真心于聖經賢傳之中為研窮熟復之地云爾追惟先生生宋之季時方以心學為偽乃獨與鶴山先生魏文靖

公慨然以程朱為師直探此心于千載之上得之深
居之安嘗為大學衍義上之講筵思格君心復隆古
之治志弗克遂而前此論者至有真小人偽君子之
目蓋道之不幸如此雖然先生之心雖不白于當時
實有企于後世若此編者豈非障川之柱指南之車
燭幽之鑑大有功于斯道而造次顛沛不可忽焉者
哉晚生末學何所知識輒手錄成帙以告同志者願
相與畢力于斯

送汪承之序

新安郡學生汪祚承之從予講學南山精舍其資蓋
可進于道者將赴秋試南京堽子與之聯研席相好

請一言道其行予因取案上一卷書謂之曰此予所
輯道一之編也子嘗誦習之矣然則吾之告子庸能
出乎是哉夫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入道之方也譬
之人焉非有基宇則無所容其身終之為佃傭而已
德性者人之基宇乎基宇完矣器用弗備則雖日租
于人而不能給且非已有也問學者人之器用乎蓋
尊德性者居敬之事道問學者窮理之功交養而互
發廢一不可也然有緩急先後之序焉故朱子曰學
者當以尊德性為本然道問學亦不可不力其立言
示法可當審矣中世以來學者動以象山藉口置尊
德性不論而汲汲乎道問學亦不知古之人所謂問

學之道者何也或事文藝而流于襍或專訓詁而入于陋曰我之道問學如此孰知紫陽文公之所謂問學者哉尊德性而不以問學輔之則空虚之談道問學而不以德性主之則口耳之習茲二者皆非也噫其弊也久矣此吾所以拳拳于學者而犯不韙之罪于天下不得而辭者歟子輩勉之庶幾吾紫陽文公之道所望于後學者將不論胥以數而莫之振也堯子曰祚也將上其藝于有司大人以是發之何如予曰小子為足以知之道固無往而不在也象山於白鹿洞開講之言曰名儒巨公多出科舉要之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馳者矣誠能深思利欲之習恒

焉痛心而專志乎義因是而進于場屋之文必能道其平日之學胷中之蘊而不詭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而不為身計豈得不謂之君子乎我紫陽文公深取其義刻之書院以示來者斯豈非今之學子所當從事者哉於是祚起謝曰先正所謂道問學而發其所蘊不詭于聖人者正推尊德性為之本耳謹受教而行於是乎叙

贈浙江按察使閻公赴任序

弘治六年當天下藩臬郡邑官入覲之歲

聖天子慨然思復

祖宗舊規公黜陟之典蓋自大吏以及庶僚或既黜而

留或既留而黜一惟公論是從海內小大之臣竦然
退聽知上之不徇于一偏以建大中而興治功咸思
激昂以副 德意千載一時也既而吏部以藩臬之
長員闕 聞有 詔揀任務出至公蓋有一番進擬
而未當

上心者惟山東按察副使關西閻公首被 旨進浙江

按察使方是時閻公奉 勅督兵備于臨清

詔臨之日其吏士相與慶于官其商農相與忭于下
曰 朝廷用人公道若此我新安之客臨清者視他
郡為多又聚謀曰公不遠外四方之人矜其羈孤戒
飭其弗率為惠甚公而不敢以私瀆盍贈之言值予

被 召北上尾舟以請予不得辭焉惟浙東西地數
千里財賦之放士民之秀兵甲之富為天下第一按
察分五道以覈其政之仁暴民之枉直與其吏之廉
貪勤怠然必總于使而後決使之責重矣而近者歲
大侵

主上不能無南顧憂至臨遣大臣出內帑以惠待哺之
民則今之為使者不加難于往日哉或以為歲侵救
荒有司職也非憲司所得預是大不然夫刑以輔治
也祛政之暴雪民之枉而律其吏怠且貪者然後惠
政可施而瘡痍之患可復孰謂憲司之一于刑而不
關于民命哉閻公起進士為侍御數年直道正言無

所比見稱士夫間甚久臨清當南北之衝公治之又
數年操愈勵而盜弭訟平有成績焉茲之往也仰
聖政之公于用人而喜念 聖清之軫于恤民而憂益
將以大公倡其屬弘其施拓其所素蘊而求以副
上下之厚望也必矣不腆之言其何足為公之重哉
獨念予於公老兄大叅公有一日之長公不棄而禮
予良厚公之從子侍御君又嘗同處詞林契誼之深
殆非一日之雅者比故於公之行而不能已於言若
此亦豈特以鄉人之嘗微惠而已哉鄉人之請予文
者為吳恕而下若干人

贈張君廷曙知孝豐縣序

成化甲午秋應天府鄉試報至京云有徽之人魁一
經者詞林諸君子笑顧予曰是必春秋魁邪意我郡
人素多以春秋名者予笑應之曰安知非他經也已
而張君廷曙以易經魁多士由是君之名一日聞四
方論者以為當復魁南宮而君數奇凡屢上不第弘
治癸丑夏始自吏部銓 拜授知浙之湖州孝豐縣
云君平日慎操履有識見遇事可否人誠偽即以言
或規之其為學博而知要古文詩賦皆能亦恒有奇
語予被放里居與君家相近每好天日必出尋勝處
相邀嬉嘯詠山水間不復問世事或數日不見必相
招致傾倒乃已既而君入京師予亦被 召北上迨

惟曩時遊從之樂有不勝其惘然者矣君將赴孝豐過予曰先生獨無一言以教我邪予不覺愾然曰是誠無可以益君者君家世易學則凡所以居官事上處已蒞人豈有出於子之易者哉湖州古吳興郡有佳山水可樂而孝豐實新創縣民未字事未集亦大有可虞者取子易之一二引而伸之使暴者馴焚者理困者紓則庶乎子易之不為空言而儒吏之效可幾也夫易聖人之所以決民用而謹幾微其大要主於中正而已如以中正而治一邑則將無往而不吉其何有于新故哉雖進而一郡又進而一藩入佐天子而澤萬民亦何加焉此吾之所望于君亦君之所

自負者餘不足道也予家中世自休寧播遷河間君父教授公舉正統辛酉鄉試嘗以河水登陸過焉先曾大父尚書喜相語曰吾家一孫亦新舉子呼使禮賓叙鄉誼即先少保襄毅公也其後君弟復聯姻程氏而予獲友君情好孔篤今一旦遂遠去作縣其能不槩于中邪雖然士之所志者遠大而不安于近小蓋其上道德其次功名顧仰古人炳然在日君能不勉焉求無負其所學而增先子榮梓也哉是為序

贈貴州按察使汪公序

弘治六年秋七月三日實

今上皇帝聖誕之辰凡方岳大吏悉表上京師以慶而

山東按察副使新安汪公希顏實預在行公抵東昌而得報云有旨已進公貴州按察使矣至京師陛見之明日始入謝慶禮成而後入辭往赴任焉監察御史謝君廷獻詣予言曰前此七年吏部嘗進發汪公山東按察使不果乃今以副憲有今命焉凡知公者孰不以喜而况有棄梓之義者哉是宜有言為祖道之贈敢以請而予於公有嫻好不獲辭則告之曰凡吾人之所以為公喜者豈不以其滯之久而亨之難哉古之典銓者任資格若裴光庭或失之固不執例若寇萊公或失之通仕途諛非一日矣而中世以來益又不然意在資格則曰是豈可以紊令甲

哉否則曰是其人之才智宜擢之不次也蓋一切以造命自任故滯之久近與亨之易難誠有非輿論之可預料者矣雖然士豈以是易其平日之所操者哉其滯也不以戚取安吾分而已其亨也不以喜慰吾職之弗勝也夫如是則君子人矣滯之久亨之難若吾希顏亦何有所加損於其人哉希顏自舉進士入刑部為主事員外郎出僉憲事以副以長歷閩楚山西東及今貴州前後三十年足跡乎天下凡難決之獄難集之事經希顏者決之明集之勇蓋不知幾何髮雖亦漸變而志愈健識愈精政體愈熟矧當一道提刑之首任可以專行獨濟者哉吾見其職之克舉

無難也貴州去京師西南萬里所轄皆羈縻州郡近
方 詔遣帥出兵伐夷其地弗靖者數歲希顏往哉
展布其才猷以佐軍實振風紀綏遠人用副
土之寵命而答公議之少伸者名位鼎來將自茲始士
為公喜且有甚焉大抵久滯而大亨者數之常也人
固莫如之何也亦求為君子而已矣

送學士曾君之任南京序

弘治六年冬吏部以南京翰林闕官長署事聞
詔下內閣大臣大臣以左春坊左諭德秦和曾君士
美上凡一再乃得一旨進侍讀學士仍加祿一秩以
行蓋

聖天子垂意儒臣首選不輕畀人故特示重于庶官若
此曾君卜日 陛辭故事自元老以下皆有言贈而
以次授之序敏政不佞適承乏不可辭惟世之持議
者謂翰林之臣有簡逸而無繁勞恒竊以為未然夫
翰林之臣日從事簡編考求聖賢成法以為學而無
吏事則疑其為簡逸者然其學將斂之一心而安敢
之萬彙而合放諸四海而準非極繁勞莫之有獲而
况所典者上之為講筵為記注為貢舉所以輔
聖學裁一代之紀而招俊乂于天下類非可以責人
而代之理下之為文章為歌頌雖其用非大業所關
然以之宣人情而達政宜養之不豫亦不足以酬物

行遠然則官翰林者誠日不暇給而謂之簡且逸哉
彼徒見吏治之冗弗勝而疑此之有宴安之適則云
爾然士有弗用用之斯其操有要其出有本亦烏冗
之足虞哉曾君當成化戊戌舉進士第一人入翰林
為修撰時年已加長在館中退巽如後學嘗連考禮
闈號得人而遇蓄疹即扣閣論事更化初自南京侍
讀 召還與修

先帝實錄成始進官春坊侍 講筵以有茲命然君之
生也甚健其才力精敏雖英妙或有所弗及故衆論
猶惜君不亟見于用者是亦不然君子之學為已而
已將何所見而後為得哉從事簡編考求聖賢成法

以為學而幸免于吏事所謂日不暇給者計曾君之
心豈以老壯而異邪學之愈邃則操之愈約出之愈
壘亦何簡繁逸勞之有古之人蓋有收效于遲莫而
其聲實華茂炳然至今者矣前此南院為張君廷祥
以親老得請歸南昌曾君實代之張君之門生為祭
酒謝君鳴治其年加張兩歲謝君之門生為侍郎董
君尚矩其年加謝君四歲董君之門生為曾君其年
又加董君六歲蓋老生奇士交闕而不克自覓非其眼
者亦莫之識也曾君行哉所以答

聖天子慎簡儒臣之意而副贈行者之言亦惟有不負
此學而已數政在翰林最迂純無所與齒因曾君

而道其職務之所得為者共加勉焉

陸君廷玉哀詩序

金陵陸厚仁甫之以貢升太學也。坐奉其考君哀誌之什若干篇請予為之序。仁甫往歲嘗寓書京師請詩壽其考及相聞矣。歲丙午予考秋試南畿仁甫弗克薦乃辱相過甚恭。予因以諗其考君之賢而善教故能不以得失介心。若此距今則九易寒暑矣。於是其考君之葬已久哀輓之什繼之不已。而况於仁甫有素者烏能辭其序之請哉。人之處世也生樂而死哀本出入情非有所強而然者。故樂有頌哀有辭亦緣情而生是以致備物之孝而世往往厭其數譏其

繁豈不過乎。夫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隆隆則仁人孝子之厚其親者蓋無或不用其情也。獨哀輓一事哉。頌其生者予弗暇論若哀其死而為之辭則夢莪黃鳥之篇薤露蒿里之作班班見乎經著于傳記其數與繁固隆之意也。古者不葬而後以漸為之。槨衾卜其窆兆置之初豐所以安其體者甚備銘其玄堂之山外而又奠之文哀之詩則固將以暴其行也。夫人孰不欲其體之安行之暴為子者本其心而為之殆出于備物致隆之不能已者烏計其繁且數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其無為善之實也。况有其實哉。陸君之葬也。常蕭田陳公師召銘之稱

其尚禮秉義有檢擗矯直之行殆不誣者至於斥黜
金之妄却龜蒙之譖則尤卓卓可幾古人然未躋上
壽而不及見其子之成是實有可哀者已君有孫鳳
愿而文能割服以愈母疾今學士長沙李公賓之為
書其事而傳焉殆君身教之懿所及君諱璽其字廷
玉嘗以輸粟賑飢為義官今不書而字之者榮不逮
德且以俟其後之昌也

澄江文集序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泰和尹公先生既
還政退居其里之澄江之上門生子弟相與詮次其
文號澄江集為二十有五卷以進士吳君必顯亦門

下士方知縣事畀而刻之刻已值考績上京師因取
視走請序之以傳走誦之終卷而竊嘆曰盛矣哉

皇明啓運百二十年于茲文化大行作者輩出其篇章
所存誠足以飭治功而廣道術若尹公先生固其一
人焉然非其才識之高師資之美際會之亨則固未
有能卓然名世者矣公生有異質而濟之以問學舉
會試第二人擢進士高第識敏而才克恒思以身任
天下事而不為澳忍之態其得諸天者甚厚泰和前
輩若楊文貞公王文忠公及梁洎菴陳芳洲諸老先
生公及事之或私法之又以庶吉士得盡閱中秘之
藏所與游必一時材傑而視迂左者為不足與也其

得諸人者其博公在景泰天順中為編修即有名先師南陽李文達公首舉過之既而事

憲宗為侍讀進學士尋進侍讀官兩京歷三部遂入內閣贊機務加官保尚書迨

今上訪治之初而公有所引避獲請矣其得諸

上者甚隆蓋公之文始見場屋者已足名一時式後進其侍講筵職史館直筆昌言無所顧忌以至於考多士議邦禮司

帝之制命則甄收善類援據古典懾四夷而惠黎元天下之人固有因事考言而惜其未盡者矣然則本之才識博以師資而又值亨泰之會卓然得見于用如

此刻而傳之使人知天之生材也不偶其篇章所存將與前輩相下上而

皇明文化之盛可考見焉其君之功豈直不負于門墻之舊而已憶當成化丙戌故永新劉文安公眉山萬文康公並主考會試公與今吏部尚書鉅鹿耿公故禮部尚書南昌謝公分閱尚書卷而走獲在選中今三十年矣章句之陋不足以辱獎拔而公所以期不肖者尤非他士可比顧淪落之餘疾疢之久學益荒見益陋實不足以知公之文而况敢以不腆之詞冠其首哉南望西江不勝傾注序而歸之以少寓起居之敬萬一云爾

秋江別意圖詩序

太平黃君汝彝為休寧學司訓九年將上其績于京師縣人胡靜夫汪克成詹存中取休寧之景分十二題為秋江別意圖各賦一詩以餞書來請予為之序予往歲被放南歸得汝彝而與之還往三四年汝彝性高曠殆不可以苟合然獨心善予酷嗜詩凡居閒撫景寫懷酬物一寓于是休寧佳山水縣北松蘿山其勝處不減蘭亭武夷縣西齊雲巖尤其絕與武當相雄長縣東古城巖石門天險庶幾仇池而縣南紋溪之水澄碧如帶沿溪上下石人峯落石臺玉几山諸可以登涉釣游處至不可名狀予別墅在南山學

舍在楓林原相去甚邇汝彝與予每每乘輿騎馬或坐籃輿駕小舫觴詠終日又得靜夫克成存中三人相與忘情寄傲于水雲山月間漁夫樵子徃徃見侮然予輩心樂之不自知其身之在放籍而受馮于塵鞅也予既被召入朝幸汝彝之將至而念靜夫輩在故山所以序其詩者乃遠屬予不以予之心善汝彝故邪夫人之生世率苦于無友非無友也相啖者衆則情有所不敢伸相與者嚴則意有所不能洽故雖交游遍天下而號相知者恒寡也若吾汝彝蓋可友矣一時遊從若靜夫克成存中又皆雅志林壑可與分社而不厭宜其賦此以寫臨岐繾綣之懷不忍

其去也汝彞為故侍郎世顯之從子受知大司成謝
方石先生在休寧以善教聞出館下者多中首選今
茲之來吏部將按籍而升之或知而薦之其詩將有
所遇于世然則歌頌

聖德被之管絃與能言者角立以鳴一代之盛非予與
諸君子所望于汝彞者歟

水晶宮客詩引

吾邑汪君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客多遺之詩者間持
視予予觀諸詩人之意大率以為吳興苕霅二水之
勝聞天下宋楊次公登明月樓賦詩有溪上玉樓樓
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之句吳興以此得名至元趙

魏公居吳興又自號水晶宮道人鏤之印章廷器以
嘗客於斯也亦因以自名焉然予考之水晶宮無所
見獨唐逸史謂盧丞相未第時遇異人引入藥廬中
若夢然第覺其身在碧霄之上見宮闕樓臺晃朗照
耀有女子曰此水晶宮也其說出乎怪誕然唐人習
言之疑宋元人所謂水晶宮當本於此則因以詰廷
器曰世之人以幻為真而或啓妄者之慕倡陸者之
爭予知之乎盧相之事如此魏公之號如彼安知不
有僧孺之紀安石之墩啓而倡之或慕焉或爭焉真
幻相尋于無窮而予之所謂水晶宮將得為已有乎
將不得為已有乎廷器曰不然盧相所見者碧霄之

上吾所遊者是畫之間吾豈若僧孺之所謂慕者矧
魏公於吳興為世家吾於吳興為旅寓亦非若安石
之所謂爭者且人之生也遽廬天地瞬息古今亦孰
非客哉古之人固有居異鄉而自號曰蜀山友先正
而自題曰陶菴者矣吾客吳興而曰水晶宮客獨不
可乎予為之撫掌曰達哉子之志可以語矣因讀其
詩而序之廷器名鑑喜書史雖間出遊江湖有鴟夷
子皮之風遇文人韻士鑒別古法書名畫觴詠竟日
惟恐失之蓋其情致清洒足稱其名非盡出于好事
之舉也

鮑氏傳家錄序

歛棠樾鮑以潛氏奉一帙來予所居之南山堂以相
視曰此光庭之所輯錄也自宋抵今凡以為鮑氏而
作者咸萃焉蓋前此多已失之金華燬于回祿有不
勝其追悼者矣光庭是懇愛發所藏及蒐之羣從欲
以備一家之言顧未有訂之者敢拜以請時予將北
上辭之而請益堅寓宿僧舍以必得為期因諾之而
卒業則為之嘉歎曰慙哉鮑氏之所積遠矣慈孝之
事著于宋史而見于我

文皇之聖製昆弟子孫官學相承闔壺相師名一鄉而
聞四方久矣然非有紀述以備考索則名不相通而
人無以賭其全固一家之闕典也迺為之彙次為卷

十四為詩文若干篇題曰傳家錄以授之而以潛復
以序請屬于治行戒徒御矣不能執筆則又使人尾
舟埃焉若以潛亦可謂知所重而薦于顯祖者我棠
樾在歙西予嘗過之山谷回環林樾清邃堂皇櫛比
綽楔相望皆鮑氏一家無異姓焉所居不下數千百
指老者淳樸少者馴謹誠盛德之後而文獻不可以
無徵也彼世之巨家所計以傳者率以田宅貨財花
石玩好相夸翹而能保其一再傳者斯已幸矣求如
鮑氏以慈孝開先碩儒遺老義夫貞媛繼之不絕至
于數百年之久昭乎簡牒播于賢人君子之詠歌贊
頌若是其盛者豈多見哉是可傳矣雖然高山之仰
意哉

維業之敬古之人於同鄉異姓之賢者尚知所景慕
效法况先世哉誦其言師其人撫其事履其迹在鮑
氏後可不勉焉以增輝斯錄求無負于編輯者之
意哉



